

韩青辰/著

每天 都在失去你

Meitian Duzai Shiqu

一段每个人都拒绝经历却难免经历的至亲送别

一曲每个人都不忍回味却反复回味的亲情追忆

 文匯出版社

每天 都在失去你

韩青辰 / 著

 文匯出版社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每天都在失去你/ 韩青辰著. —上海: 文汇出版社, 2011. 6

ISBN 978-7-5496-0208-7

I. ①每… II. ①韩… III. ①纪实文学—中国—当代
IV. ①I25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(2011)第 077985 号

每天都在失去你

作 者 / 韩青辰
责任编辑 / 乐渭琦
装帧设计 / 张 晋

出版人 / 桂国强

出版发行 / 文汇出版社
上海市威海路 755 号
(邮政编码 200041)

经 销 / 全国新华书店
照 排 / 南京展望文化发展有限公司
印刷装订 / 上海建工印刷厂
版 次 / 2011 年 6 月第 1 版
印 次 / 2011 年 6 月第 1 次印刷
开 本 / 720×960 1/16
字 数 / 270 千
印 张 / 18

书 号 / ISBN 978-7-5496-0-0-0
定 价 / 29.00 元

前 言

那是一个午后，父亲坐在我家阳台上。他右手的中指往水晶烟缸里轻轻弹着烟灰，袅袅的青烟辣着我的眼睛。我很着迷父亲这个动作，没有一个男人把烟抽得这么深邃。因为父亲，我一度认为香烟是男人最重要的饰品。

父亲微眯着眼睛深深吸了最后一口，然后将烟头摁进烟缸。“等到那天，你们想到我要心疼死了。”他说。

阳光洒在父亲魁伟的肩上，我把散落在桌面上的烟灰拈起来，摇摇头笑了，对父亲的话既肯定又否定。我们心疼他，一直都心疼，不管到没到“那天”。

我笑他错了。还笑他杞人忧天，那天遥远着呢，不着边际地远，根本不必去想。

60多岁的父亲没到老糊涂的年龄，他那么说略微有点任性，多少有些怪我们不理解他。

父亲母亲青梅竹马，在那个保守的年代，他们属于新派的自由婚姻。历尽艰辛，把我们兄妹四个培养成大学生——完成了由农村向城市的转移。“功成名就”的父亲，感情却另有去处。

父亲不能接受我们哪怕再委婉的建议。就像后来我们对父亲的病无能



为力一样，当年我们对父亲的情感同样无能为力。事实上我们一直听之任之，并没有难为他，包括母亲。

大部分时候我们保持缄默，父亲也选择了缄默。我们和父亲的交流始终有那么一截阴影，或者彼此不涉足的禁区，常常打哑谜。

“多在南京住住，年纪大了，你一个人在老家我们不放心。”我们由衷地说。

“乡下空气好，朋友多。”父亲揶揄着。

“以后回家带上妈妈，妈妈也想家啊。”我们小心翼翼地嬉笑。

“……”父亲想了想，没接话。

这些话仅仅是在父亲心情特别好的时候我们才会半俏皮半当真地说。事实上我们已经接受了他那部分生活。母亲和我们经常这样感慨，随他去吧，只要他幸福！

我们希望父亲幸福，幸福才能健康长寿。

更多的，我们担心母亲。常年靠药物和莫大的隐忍支撑的平稳随时都有倾覆的可能。我们清晰地看见她的不幸，父亲其实也看见。

后来父亲在南京的时间多起来了，对母亲也无微不至，甚至抢着洗碗。以至心死的母亲对未来重新生出希望，她说：“他会回心转意的，老了就好了。”

母亲不懂父亲，他爱我们但也爱那一个。他爱别人永远多于爱自己，哪怕他再多情。他的情谊都是真挚的。

父亲陷入了情感的峡谷，进退两难。罪与赎罪的矛盾隐藏在他貌似幸福、强大的内里。难怪他要在电话里对我说：“我真的想谁都不要，一个人去流浪，去寻找我年轻时走过的地方。”

枭雄了大半生的父亲，老境除了所谓的爱情，其他光环一一黯淡，一旦绝望，那是真正绝望。

如果再多些时日，父亲是不是会彻底地爆炸一次。事实上那些年他需要一次远行，彻头彻尾的一个人。如果那样，父亲的“那天”是不是就不会突兀地到来？

父亲的晚年并不快乐，不管我们怎么孝顺。他陷在自己复杂而矛盾的性情里谁也帮不了。甚至我们对他越好，他越觉得罪过。从某种意义上说，生活是强大的，谁也不可以任性，任性就会被罚。

父亲是否意识到了这些？不然他好好的，怎么跟我说起“那天”来。

未曾想一语成讖！

2003年清明，我突然急切地要回家。下午，我们火烧火燎地登上了最后一班车，非走不可。赶到家天已经黑透，远远地就看见父亲和他身后空寂的大院，灯把他的影子拉得好长。我由衷地感到父亲一个人生活的凄凉和孤独。那是我长大后唯一一次不顾一切地回到他身边，事实上是那么容易。

父亲当时非常健康，我们的聚会也是前所未有的欢愉。临别我第一次拥抱了父亲，感觉是那么温暖而美好，只是没料到那竟是最后一次。

5月“非典”，单位给我16天假期，我产生了写《水印》的念头。其中部分内容涉及丧亲，我也不知道为什么要那么写。我写得特别苦，后来忍不住停笔打电话找父亲。我一定要听到他的声音，否则小说无法继续。

父亲接听手机向来彬彬有礼：“喂，您好！您是哪里？”

他的声音是那么洪亮而富有生机，我听了就呵呵笑起来。世上最幸福的莫过于想念一个人，拿起电话就能把他从红尘中找出来。

“二小姐啊？！我在打麻将，我很好！放心！放心！”

我真的无法放心，那是我第一次想象失去他的可怕，虚幻的文字和情节却真切地让我先验了那份剧痛。甚至我开始设防和戒备，每天必须跟他和母亲通话。

“你嗓子怎么沙哑了？”非典与呼吸道疾病有关，父亲嗓子沙哑让我惊慌不安。

我催他赶快来南京，发动姐姐妹妹一起催。

父亲被迫来了，等他到南京，嗓子已经好了。

父亲那次在我们身边住了70多天。哥哥带他去体检纯属例行公事。自从他1992年肝炎病愈，父亲每年一次肝功能检查，每次都是结果喜人，可这一次却出人意料。

我突然明白我为什么写《水印》，为什么急切地要回到他身边，为什么来不及似的拼命，为什么总对他放心不下。原来我们之间有一种感应，旁人无法企及。

2003年8月到2004年4月，父亲经历了三次手术。

父亲从虎背熊腰到枯瘦如柴，从昂然抗争到徒然昏迷，父亲始终不甘不屈，他从来就不相信自己会离开。至今记得父亲最后一次锻炼，身上挂着引流袋，双腿像拖着沉重的锁链却不肯少走半步；最后一次自己吃饭，筷子



越过菜碗像翻越崇山峻岭；最后一次写字，颤颤巍巍拿不住笔，却坚持对医生写下“谢谢”以及后面的三个重重的感叹号；最后一次回家，他主动笑对镜头放声高歌；最后一次流泪，他抓住妈妈的手说他最放心不下的人是她；父亲最后一次上厕所，身体无法直立，他匍匐而摇晃着前移，却怦的一声关上卫生间的门，把我们关在外面……

父亲的自尊和强大一路坚持到生命的尽头。他依恋所有爱他和他爱的人，昏迷中一双手饥饿而焦躁地伸在半空，不住地喊：“拉手、拉手、来拉手——”

直到终了父亲也没有丝毫妥协，他傲骨铮铮地劝我们：“死亡是人生必经之路，你们不要为我哭泣。”

我们心痛，却无奈何死神，只能使尽其他解数，让父亲最后多点开心。母亲甚至请来了父亲的“爱”人。在死亡面前，人定胜天似乎是个笑话，但爱能胜天。父亲说：“这是我心上最大的一个结，你们能和解，我死也闭眼了。”

我一直觉得是父亲生就了我，或者说父亲完成了我的全部生命。我的激情、梦想、信念、追求……几乎所有的精神内核都是父亲赋予的，也是为父亲存在的。

失去父亲，我的生活简直无以为继。父亲患重症的第一刻，我决定记录下全部，我知道我们互相拥有的不多了，每一分每一秒都金贵。我点点滴滴记录着，企图用文字的方式把父亲保鲜。我要让他的气息他的语言他的精神他对我们的爱永远活着，想念就能看见。

父亲最后所在的医院在南京最繁华的新街口，19楼之下日夜喧闹着车水马龙，夜晚霓虹闪烁，灯红酒绿。显然，那是人“生”的海市蜃楼或极乐世界。谁也不会想到人原要奔赴的是这样寂静而无奈的终点。人生的“极乐”与“极限”如此之近，楼上楼下。

父亲和我们难舍难分的日子，我常常趴在窗口往下看。我相信人们无法想象头顶的人正在经历怎样的煎熬与悲痛，然而它却是我们先后的一个必然。这结局如此的坚决而不可更改，我们的内存再强大也敌不过生命的有期限。

我们每天都在互相失去。生命是杯沙漏，是段起点终点明确的铁轨。我们只是那呼啸而去的火车上神态万千的旅客。看起来我们在前进，轰轰烈烈，势如破竹，一路征服，不断收获。以至于浑然不觉那份失去——我们

在无可挽回地失去光阴、生命、一切的一切，每时每刻！

这份记录一直坚持到父亲最后，我清楚地记得当时电脑统计数字是26万多。除此之外我还仔细收录了父亲最后八个月的图片、笔迹和系用物品。

父亲走后，我把它们装进书橱。整理完碰掉了一只旧信封。里面竟是最后为父亲剪脚指甲的剪刀。我留在这里准备做纪念的，差点忘了。

父亲不让忘！

这“啪嗒”一声凭空掉地的信封让我惊讶不已。

书上说“生命不死”。我和父亲之间难道依然存在“心有灵犀”？！

那两个月我一直处于瘫痪状态，直到后来我每周必须去医院打针。我渐渐明白陪葬没有意义，我存在父亲才存在。

再次开始写作已经是五个月之后的事了。然而上帝又一次将我无情捉弄。我居然将一份8万字的记录覆盖了那26万字。那是我用最大的毅力完成的啊，关键，它保存了最后的父亲，我无法复活的。我疯狂地在电脑上寻找，打开所有的文件所有的软盘，我颓然心痛，像再次失去父亲。

我怎么也不能原谅自己。

午夜醒来，重新满怀希望地打开电脑，挨个点开所有文本。

突然，父亲的照片满屏跳出。万籁俱静中黑白分明的父亲猛烈地撞击着我的身心和视听。

我相信这是父亲跟我的又一次“心有灵犀”。

他在忠告我，我的错误就像失去他一样是人生永远的遗憾。凡事没有完美，生活无法备份，你不能从头来过。就是这样，不要不承认。

我凭借记忆一次又一次修复这份记录，每每打开，悲痛就会将我淹没，真的改一次，痛一次，病一次。

然而我没有退路，这像是我跟父亲之间的一场契约。虽则父亲不是英雄，也不是名人或伟人，但父亲是我笔下难以回避的一个典型——一个热忱地活过爱过抗争过精彩过的人，他似乎不该被略过。我相信父亲的光荣与梦想、深爱与悲痛、激情与苍凉中有我们的影子。那被岁月拉得长长的，一代一代永远跟着我们剪不断理还乱的影子。

我把这份生与死的记录——一份无法拷贝的生命和可以复制的情感，一份从死的绝望中抽芽而生的希望分享于世，既是对父亲的祭奠，也是对天下之轻吁：珍惜吧，让我们相知相爱。莫至人去楼空寂寥，莫待爱无寄处悲切！

目 录

前言 / 1

1. 惊觉 / 1
2. 手术 / 24
3. 腹痛又来了 / 35
4. 第二次手术 / 46
5. 那种求生欲望顽强得让人心疼 / 58
6. 依恋让我一步也离不了爸爸 / 68
7. 真的明亮了 / 77
8. 我为他骄傲的头颅兴奋 / 89
9. 怎么样我们都注定要伤心 / 110
10. 他想让她来会面 / 123
11. 人间没有的绚烂盛开在我们心上 / 134
12. 像一阵秋风吹过 / 145
13. 再精彩一次 / 155



14. 腹水来得如此快 / 163
15. 陶醉在险滩 / 176
16. 痛苦山一样压榨着我们 / 191
17. 他在字里行间呐喊 / 207
18. 有什么绝望苍凉得过壮士暮年 / 224
19. 哭别 / 245
20. 弥留之际,爸爸让我们唱歌 / 255
21. 亲密到这个份上我们依然要失散 / 265

思念是生命的后记 / 274

1. 惊 觉

2003 年 8 月 8 日星期五

这一天我的心沉甸甸的，什么也不想干，什么也干不了。与人交往还好，一旦静下来，酸痛就会泛滥而上。我不能不想起爸爸，我在心底喊他，为他难过、叫屈、祈祷。

昨晚知情后，整个人就被莫大的悲痛控制了。时时想哭，时时想去靠近他、陪伴他，总觉得为他付出得太少太少。检点 32 年来，多少次伤他的心让他失望令他勃然大怒啊。

我多想抱抱他说：我是多么爱你，爸爸！你要勇敢，无论如何要镇定。

虽然现在还没最后确定，也许只是虚惊一场，可这提前到来的恐惧和忧伤让我无一刻安宁。

爸爸出现一次无名腹痛，肝功能检查结果不好，甲胎蛋白高达 90 多。虽然不算很高，但是危险信号。

“可能是那个。”昨夜妹妹在电话里告诉我的时候哭了。

仅仅是可能，检查未必精确。病人的情绪好坏等等都会引起甲胎蛋白高的，还不一定。

可是万一呢？

上个周末，妹妹无来由地对我感慨：“看见爸爸看丁丁的眼神，觉得爸



爸真是太好了，真难以想象将来要是——”

隐隐地我也这样担忧。

如果能够，我愿意借我一生给爸爸，也许他永远也不明白我们有多爱他。

近些年我开始竭力地对他好，回报他，安慰他，生怕将来留有遗憾。我懂得得太晚。事实上爸爸一直对我放心不下，他总是不遗余力地勉励我，生怕我一朝松懈。

我所有的努力只不过是告诉他，爸爸，我长大了，你放心吧！

爸爸，还记得我们一起畅想你八十岁的光景吗？想象我们一个个成功的样子，想象以我们的成功为成功的你。时间怎么就突然来到猝不及防的今天？！

当我看见你喝酒，看见你忧郁、熬夜、操劳——为什么没有想到这一天会提前到来？12年前你患肝炎的时候不是已经知道你的身体需要什么了吗？我们怎么都忽略了昵？还是被一直平稳而良好的体检结果所麻痹？！

和姐姐、妹妹、嫂嫂约好中午会合，整个上午恍恍惚惚。

电话里的爸爸却谈笑风生，喊我“二小姐”。

爸爸老爱这么调侃我，带着他对我独一无二的确认和风趣，每次都把我逗乐。

我也谈笑风生，强作欢颜。

伤心没用，得为爸爸做点什么。现在医疗条件那么好，多少人都能转危为安。就算是也不可怕。这样想着，依然心存侥幸，希望检查结果有误。

爸爸明天复查，后天他回老家。

不知道爸爸的生命还有多久，恨不能放弃一切时刻陪在他左右。他回老家我想跟他走；看见纸我想给他写信；看见电话忍不住做咨询——没有人比他对我更重要。我知道他是世上最爱我的人，而且他帮助了我，让我成为一个独立而勇敢的人。

他也是，独立而勇敢。

上帝保佑爸爸，拿出所有的勇敢吧，我们一起努力！

8月9日星期六

爸爸回老家了，一周后返回。

爸爸知道肝功能检查结果不太好，转氨酶高。回家之前，他去药店买了

降转氨酶的药。妈妈说老头子着急，买的都是进口药，花了好几百。

这是他12年来第一次体检出问题，爸爸的焦急可想而知。

8月17日星期日

今天妹妹30岁生日，爸爸从老家回来。

中午聚餐，我和爸爸坐在一起。爸爸明显瘦了，面色发红。精神不如从前，话很少。他告诉我回去睡眠好多了，复查转氨酶一定能下降。

我也这么安慰他。

他好像很顾忌自己的病，今天他没抱丁丁和汐汐。一家人因为爸爸，团圆饭吃得并不热闹。

我是孩子里最脆弱的，这个时候爸爸可能最不需要我。回家的路上，我故意放慢脚步，把陪爸爸的任务让给了开朗的妹妹和妹夫。另外妹妹最小，就算说漏了什么，爸爸也不会敏感。

我远远地看着爸爸微微有些弓的背，他左右摇摆急匆匆向前、一惯不变的走姿。我们姐妹三能从千千万万人中一眼认出来、独一无二的身影。

我又一次想起妹妹前不久无意中说的那句话，“真难以想像将来要是……”

我由衷地懊恼那番对话，那时候爸爸好端端的，我们为什么那么感伤。难道一切真是冥冥之中注定。

晚餐在万豪，哥哥开车接我们。这家酒店对我们来说非常亲切，我们曾在这里多次聚会，妹妹把我们爱吃的都点遍了。

气氛比中午好。我买了蛋糕，米黄色的晶亮上面，立着一只巧克力色的老虎。妹妹属虎，爸爸也属虎。但愿爸爸能沾上小寿星的活力和生机。

如果爸爸没生病，或者没有那个疑虑的阴影在我们心底，一切该是多么美好啊。

丁丁、汐汐和田田吃了一会儿就玩去了。没有三个小宝贝，一桌子的大人又感觉到那丝灰色。

好在饭菜很好，灯光很好。

我们劝爸爸多吃点，爸爸就一直闷头吃，或者除了吃他什么也没做，尤其没说话。

哥哥多次主动挑起话题，爸爸不理。看样子他还没有原谅哥哥——前不久乡亲托爸爸的事，哥哥尽了力但对方不如意。爸爸觉得有负于人，一味怪



罪哥哥。

因为肝火旺，爸爸有史以来没生这么大的气。听说他还哭了，他哭着对哥哥说：“这辈子我再也不找你办事了。”

哭对于爸爸简直是很荒谬的事。

爸爸生气雷霆万钧、怒发冲冠、目眦欲裂、力拔山兮气盖世、可以拼杀却不可以退、软、碎。爸爸这辈子独闯江湖，从一无所有慢慢应有尽有，成为谁也不能欺负谁也必须服气的响当当的大丈夫，做了许多别人想都不敢想的大事件。

他怎么会哭？66岁在儿子面前哭。

那个乡亲跟我们关系很远，爸爸为来为去还是为了他心中的那个“义”？爸爸这样伤心绝不是为自己。

在他眼里，哥哥是有用之人。爸爸觉得有用之人就得普渡众生，能帮忙尽量帮忙。他自己一辈子就是这么做的。奶奶曾经这样形容爸爸：“三句好话一说，他能把裤子脱给别人。”

古道热肠的爸爸单单忘了哥哥也会有难处。

我没见过爸爸哭，但是妈妈告诉我的时候我信。

当年妈妈回老家，发现一件陌生的花衬衫。妈妈负气跑回南京，从此与爸爸电话争吵。我们也在电话里半劝半怪爸爸，意思妈妈难得回去，何故要让她受刺激。

爸爸非常委屈，一再对我解释他怎么努力，如何用心，说到关键处他终于忍不住了，在电话里哭起来。我记得他哭泣的声音，也记得那一刻我的心碎，只剩下嘴巴在惊慌地喊：“爸爸、爸爸——”

如果知道爸爸的幸福就那么几年，我们何故要计较。

在大家对爸爸离经叛道较为“反感”的年月，我最先和爸爸贴近了，当时爸爸只能和我掏心窝。

那种时候，爸爸的神情总是特别静穆，眼睛很少看我，声音也低缓。他的倾诉总让我想起那压抑在山底的喷泉，而我听着一动也不敢动。仿佛我们一起坠入了一个狭窄的隧道，稍微动弹都会成倍地互相消耗。

爸爸妈妈相爱成婚，同甘共苦冲击了无数风浪，好容易把我们培养成人，两人应该安享晚年，爸爸却迷上了妙姨。爸爸自有许多理由，那些理由在我听来只有一个，妈妈毫无原则的善良。

妙姨年轻妈妈十多岁，风流漂亮。她是借着和妈妈做姐妹的机会赢得爸

爸的。那时候我刚上大学，在家的时间非常少。至今记得妙姨睡在我们家的躺椅上朝爸爸微微娇笑，单纯的妈妈却蒙在鼓里。

妈妈同情妙姨，觉得她年轻守寡带儿子不易，时时处处想着她，还发动爸爸一起帮她教育儿子。

等妈妈明白过来那仇恨自是解不开，她恨爸爸，恨妙姨，更恨自己引狼入室。她知道她不是妙姨的对手，妙姨不仅年轻，不仅漂亮，关键年轻漂亮还早早死了男人。最要命的，她比妈妈狠。

换了妈妈，即便遇上喜欢的她也会前思后想而作罢。

爸爸越陷越深。这对奋斗了大半生的夫妻，老了圆满了清闲了却闹起了感情危机。

妈妈到底善良，而且懂得尊严，再伤心也没放开过手脚，闹得最狠就是让爸爸在电话里哭。

妈妈后来对爸爸一让再让，让到自己濒临崩溃。

那些落叶满地的深秋，我挽着妈妈一趟趟去医院。我记得神经内科那间朝阳的诊室，胖胖的专家让妈妈数那些花花绿绿的塑料球。我那为爱伤透心的老妈妈，笨拙地数来数去，数来数去。那些日子，妈妈在我手里像个迷路的孩子。

这些年我们非常担心妈妈，谁料最先出问题的却是爸爸。

后来两年，姐姐妹妹相继为爸爸敞开了倾诉的密道，爸爸就跟我交心少了。当然这一切都瞒着妈妈。

谁让我们都爱爸爸呢，最终是爱的，不管他做了什么，爱让我们先后妥协。

不知爸爸后来为什么跟我倾诉得少了，是因为倾诉的地方多了，还是因为我偶尔对他流露出的不耐烦。

毕竟我也爱妈妈，加上妈妈一直忍辱负重、身体摇摆不定。建立在妈妈身上的同情难以让我再心平气和地分享他与妙姨的幸福。爸爸跟我倾诉的时候，我常常半听半推，或者委婉地转移话题。敏感而率真的爸爸一定洞察了我的心意，他是否在我这里受到过伤害？

这让我不安和遗憾。

深夜，妹妹来电话，她说这个30岁的生日她过得一点也不开心。爸爸埋单的时候说：“这是我最后一桩人生大事。”

爸爸的话让我们都很难过。尤其是妹妹。她说吹蜡烛的时候看着爸爸差



点哭出来。

爸爸怎么变成这样，一言不发，沉默寡言。爸爸难道真的老了？！过去爸爸是那么风趣、潇洒、霸气十足，往哪里一坐都是中心，侃侃而谈，气势磅礴——

我们在电话里流着泪哀叹又伤心。

8月23日星期六

陪爸爸，晚餐他要请妹夫喝白酒。

白酒刺激了我的神经，我强烈地反对和阻止。爸爸愣愣地看了我一眼，最终放弃了。

一夜懊恼，觉得这样对爸爸是不是太粗暴？

对一个身体欠佳信心受挫的人，而且这个人是爸爸，这么埋怨与否定是不是大逆不道？纵然有道理，难道就不能委婉一点？

直到钻进被窝，自责仍像刀子一样刮着心。

8月24日星期日

妈妈想在金鹰的悠仙美地请爸爸，邀我作陪。

那里茶吧幽雅，西餐可口。这些年我怕妈妈闷，常请她去那里消闲。

妈妈知道爸爸身体不妙后，一定要请爸爸去那里坐坐，“让老头子也享受享受。”

我们一家三口陪着爸爸妈妈去浪漫。

结果在金鹰意外地遇上了姐姐和姐夫。

爸爸情绪很好，但他显然不适应西餐的格调，他更愿意和女婿们坐在广场上悠闲地抽香烟。

8月26日星期二

爸爸复查的结果很好。

中午我在红友订了包间，庆祝爸爸虎口脱险。

包间有缓缓的音乐，大红背景墙上写满福字，很喜庆。

红友生意好，菜上得慢。我们不停地跟服务生开玩笑，爸爸也笑容满面。他轻松地摇着黑纸扇说：“我的CT结果一点问题都没有。医生给我做得非常细，我呆在里面的时间最长。你哥哥说要查仔细点，不要有疏漏。”

看得出，爸爸跟哥哥“和解”了，想必哥哥的孝顺和尽心感动了他。

“报告单我看过了，全正常。”妹妹喜滋滋地在一旁。

今天她在市中心买了大房子。我们要她请客，她却咬定妈妈请她的客，因为她错过了昨天的浪漫。

爸爸健健康康，大家都开心，像从上帝手里抢回来一个宝贝。我们劝爸爸想开点，以后彻底戒酒，安心养身。我们甚至提议爸爸妈妈去欧洲旅游，潇潇洒洒，老有所乐。

下午3点上班，我在写《我们之间》。

3点40分接到妹妹电话，声音低沉，语气不对，我紧张起来。

“爸爸拿到的那份报告是假的，是哥哥让人家做出来的。姐姐问了哥哥，我也问过了。”

妹妹在电话里哭起来。我像遭了雷击，但因为周围有同事，我压低声音劝解她：“别乱想，还不一定呢！晚上回家再说。”

搁下电话我停滞在电脑前，爸爸真的得了那种病吗，不是他以为的结果很好？！我担心的不是病，而是爸爸。

8月8日甲胎蛋白AFP为90尚存的种种可能——检查不精确，检查精确但没长瘤，AFP高与爸爸当时的不良情绪有关，这些都不存在了。爸爸真的有了病，他所不知道的也是他最不愿意发生的。

中午他谈笑风生表述理想的检查结果的那份自得和欣慰仍在我眼前。

爸爸将如何接受？

哥哥一定是怕爸爸受不了才请人做了假报告。可怜的爸爸，这将意味着他将经历一番非人的折磨。我停在电脑前，被泪水重重挤压着，不敢弄出动静。

中午爸爸妈妈把汐汐带走了，下班我得去接孩子。

擦掉眼泪，不能留下痕迹，能瞒多久就瞒多久吧。哪怕一夜的平安，哪怕短暂的一小会儿。

一贯粗心的姐姐打电话来叮嘱我，晚上去接汐汐小心说话，千万别流露情绪。

六点多，爸爸来电话说他们已经喂饱了汐汐，让我定定心心吃了晚饭到市民广场等。

下班扎进书房，书橱里一排爸爸妈妈的照片。有一张是新近放大的——爸爸清明在老家的庭院里，他西装革履坐在他写的“龙腾碧海”下面，富态